

“榕树下”根深叶茂，硕果累累

每天点击 PAGE 200 万次

网站现有库存文章 180 万篇

百万篇文章精选

集成丛书

# 我知道我爱他

榕树下全球中文原创作品网 编

*I know I love him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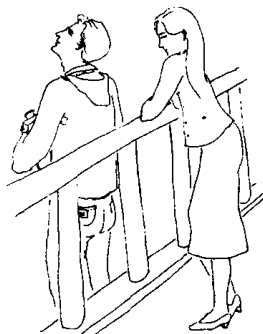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榕树下网络原创作品丛书

# 我知道我爱他

榕树下 全球中文原创作品网 编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知道我爱他/榕树下全球中文原创作品网编. - 上海:上海文化出版社,2003.2

(榕树下网络原创作品丛书)

ISBN 7-80646-481-6

I.我… II.榕… III.故事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94869 号

责任编辑:唐宗良

网络编辑:花过雨

封面设计:徐晶诚

版面设计:金福齐

正文绘图:璎

---

我知道我爱他

榕树下全球中文原创作品网 编

---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74号

电子邮件:sl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l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8.625 字数 196,000

2003年2月第1版 2003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10,100册

---

ISBN 7-80646-481-6/I·409

定价:17.00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021-69178575

## 目 录mulu

### 多味小说

- 你的幸福在哪里? 1/nkjingjing  
很爱很爱你 12/ 无爱之爱  
离婚 25/robe505355  
谋杀 31/ 楚 箫  
隐情 42/ 连 谏  
穿过路口到达你的爱 50/ 连 谏

### 非常人物

- 地主斯坦 57/ 刘景源  
黄昏绽开 62/tcts3869  
失踪的邮筒 74/ 酒 情  
保姆的小说 83/ 陈 均  
两个朋友 93/ 多 多  
天使鱼 100/ 天使的样子  
寻找他乡 104/ 一人孝阳  
油纸伞 109/duandaoke\_happy

- 暗伤 112/ 连 谏  
十二节柜台 121/ 雍穆贝勒
- 青青校园**
- 暗星 125/ 王 涯  
女校的禁区 132/ 则 子  
校园里侃穷 135/ weijigan  
一碗热汤面 138/ 一清新  
穷人路过爱情 142/ zhanpeisheng  
当爱过期后 146/ 蓝调的精灵  
我知道我爱他 154/ 黎 库  
送往网吧的验尸报告 161/ 楼 主
- 灵犀一点**
- 月光下的狸 164/ 萧雪鱼  
与往事在家门相遇 168/ 昭陵物语  
爸，我想对您说 173/ 白千曾  
北面山坡上的花 180/ 俞蓓芳  
海哭的声音 184/ 冰蓝泪影  
晴朗的午后 194/ 正 子  
我不会和你同居 199/ 红袖添香女  
妈，下辈子我还做您的女儿 202/ 柳月亭  
一支烟的幸福 207/ 捷捷仙诗  
以母亲的名义 215/ 张 蔡

## 凭心而论

- “外地人”看上海 220/ 文化毛驴  
被导演 223/ 失落边缘  
喘口气再结婚 227/ 辛唐米娜  
流行不关文化事 231/ 总是独行  
酸 234/ 云凌霄  
我还不老 237/ 烟雨春寒

## 疯狂调侃

- 天使的选择 240/ 张京徽  
i 247/ 必优冰冰  
喝酒 251/ qqyyyy777  
秀才和诗 257/ pozhenzi

## 旅人手记

- 在德国找房子 262/ 午夜迷情  
曾经草原 265/ 泉 岛

网络点击 3318 次

# 你的幸福在哪里？

nkjingjing

## 导读：

母亲年轻时有过灿烂，有过理想，有过向往。可有了丈夫，有了儿女后，太多生活的磨难抹去了她所有的一切。她的幸福在哪里呢？

女孩总是会长大的，不知从哪一天，就开始用女人称呼自己了。用女人称呼自己的时候，才留意自己的母亲。母亲是女儿一生中最、最、最什么的女人呢？

母亲，这个词写起来真是沉重。在心中我常常叫：“母亲！”在生活中，却始终只能平淡地叫一声：“妈”。我甚至无法叫一声：“妈妈”。“妈”和“妈妈”是一个意思，但叫“妈”是例行公事，叫一声“妈妈”，却透着深情或娇嗔。如果你是一个四川人，可能你会同我一样有这种感觉：四川话可以很泼辣，但却不适合抒情。就像我可以用不标准的普通话对爱人诉情，却从来没有用方言对初恋的人说一句：“我爱你”。

你会不会同我一样，在潜意识里，渴望这样的一位母亲：沉静贤淑，气质高雅，永远在正确的路上引导你。母亲在我眼中相貌平平甚至有点丑，母亲举止粗陋完全谈不上气质，母



亲每给我一分钱都要唠叨半天，母亲永远不能理解我在想什么，母亲甚至在我初潮之后还没告诉我什么是月经。很多年，我都不喜欢我的母亲，想起来，多么愚蠢。

母亲从来没有给我女性的教育，我的一切成长都没有引导，十四岁前觉得爱照镜子的是坏女人，看见厕所里扔红色的卫生纸觉得也是坏女人，邻居的男孩牵了我的手，我害怕我会怀孕……就这样，我惊慌失措地走过我的青春期。我常把这一切，归咎于母亲。

哥哥说我小时候很好看，长到初中就奇丑，后来好歹长回了一点儿。他说这话时我已经大学毕业，我才明白为什么他的中学同学当时从来不照顾我。

我将这都归咎于母亲，她从来不懂得打扮她惟一的女儿，她不给女儿正确的审美观。她不知道女儿在十四岁那年第一次照镜子，把屋门关了一重又一重，把窗帘拉了一层又一层，然后比贼还慌乱地在镜子前停留了一秒，还来不及看清，就慌张地逃出了房间。

家里没有富余的钱，我的青春期，没有一张照片。常有人说我和母亲长得像姐妹，于是母亲就是我的一面镜子。可是，这镜子，黑黑的皮肤，肌肉有点松弛了，眼睛还算大，但突出来有点像青蛙，嘴唇厚厚的有点外翻……

最气恼的是，高中时有人说我笑起来特像母亲。于是我刻意观察母亲的笑。天，她笑起来那样的不雅，很放肆地笑，大张着嘴，快要露出最后一个牙。

我觉得很郁闷，我怎么可以像她？有次我走进了美牙中心，医生说已经过了最佳的矫形年龄，他觉得我没有必要浪费时间。可他不知道，我总担心现在还勉强可看，等某一天，就是母亲的形象。他是个善良的牙科医生，他没有违背道德地赚每一分钱。离开他时我感叹：以前想矫正时没有钱，等有





了钱，牙却已经过期了。

母亲似乎没有文化，她很少写字，有时她会给舅舅写信，询问外婆的身体。这时我会在她的信中看到很多错别字，信封上的字还算看得过去，但那大概也是个意外。

母亲从来不看书，母亲最大的娱乐就是打麻将，在四川的这个小城市里，麻将声会是你最熟悉的声音，除去上班，每个人似乎都沉迷于这种乐趣。奶奶死了，爷爷续娶了一个，他俩每天同一帮老麻友聚在一起，打两毛钱一把的娱乐麻将；父母则每日同邻居们坐上一桌，一块钱一把，小打小闹地玩一场；哥哥工作后，能够技艺娴熟地打交际麻将；弟弟是个小街痞，带着他老婆赌钱，赢了就带些吃食回来，输了却会撬开家中每一个柜子。

母亲的抠门到了极致，我无法从她手中多拿到一分零用钱。我只能用父亲塞给我的一点钱买两分钱的泡筒，买五分钱的冰棍，高中到外地上寄宿，偷偷吃辣椒拌饭来省出钱买一件上衣……幼小的心灵里，母亲就是这样一个女人，我有什么理由去喜欢她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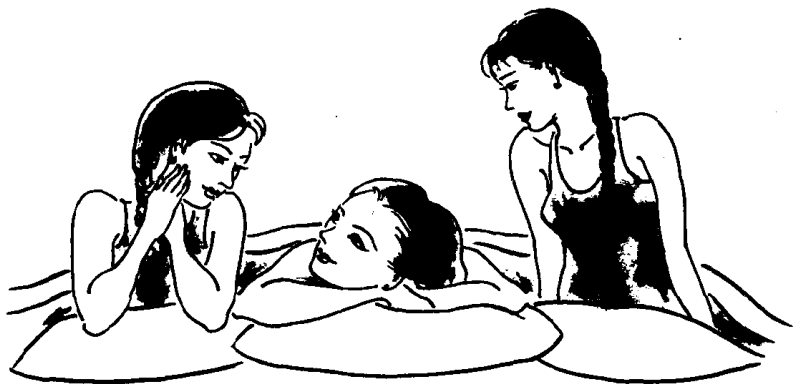
母亲眼中，高中是个危险的年纪。

我的性格很男性化，很多男同学都和我是好朋友。他们到我家里玩时，母亲开始防备了，都见过一遍之后，我发现，与我最亲近的几个，母亲总是冷面以待，让他们觉得很尴尬。我最好的几个朋友不再登门，我初恋的那个男生更是看尽冷脸。当我气极了跟母亲说我就是喜欢他时，母亲开始数落：他在农村，家里又穷，没有个好工作，你要上大学……你不听话，有你后悔的时候。我世俗的母亲，用我认为最世俗的方式压制我萌芽的爱情。

单纯的我在写日记时呼喊：工作啊，钱啊，俗不可耐的一切，母亲，你知不知道爱情？爱情是可以超越一切的！

我不知道母亲的青春期是怎样度过的，我不能想象母亲这样的女人有什么青春，我无法把这些词用到她的身上。





四川的冬天又潮又冷，为了享受那个仅有的电热毯，我同母亲睡在一个床上。背对背地躺着，不雅地告诉你，我放了一个屁，等气味弥散到母亲鼻中时母亲转过身来问我是不是放了屁，我们扇动着被子来清除被污染的空气，气氛于是亲密起来。母亲讲她的事情，讲她上初中时，和夏姨、陈姨一起睡，突然夏姨使劲掀被子，问她干吗，她说，排除碳酸气，排除碳酸气……于是三个人笑成一团。

4

我的眼前出现这个情景，三个扎大辫的少女你笑我闹，被子被她们揉得乱七八糟，屋里弥漫着青春的喧腾。这样的场景我们这代人都有，可是我没有想到母亲也有，这个面容已老的女人，脸上重新浮现美丽，眼神中一种留恋的欢愉。好一阵儿我回不过神来，我开始梳理母亲的一生，而母亲，在我身后发出粗重的鼾声。

母亲曾经是一个教师。1949年出生，在一个有三个姐妹六个弟兄的封建农村家庭里，为了上学，她付出了太多的代价。

我没有见过外公，外公死的时候我很小，母亲带我去奔丧时我睡在外婆的床上，一整夜都梦到鬼。从母亲的口中，我看到了这个封建大家长。在外公的意识里，女人是不能念书的，母亲



偷偷和舅舅们去上学，外公就不给她学费。外婆于是在稻田里捣些稗粒，用它磨面做馍，让母亲上集市卖点钱。卖那些馍时，面薄的母亲得小心躲避村人和同学。白天要劳作，夜里想做作业，外公却不让费灯油，母亲用箩筐遮着灯看书，听到外公翻身，就赶快吹灭油灯。就这样，母亲却成了那时兄妹中惟一个考上初中的人。

母亲很感谢外婆，我想不明白，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外婆，为什么支持母亲去念书。有一回我问：外婆你叫什么名字？她说：李蒋氏。我知道那时的女人嫁给王某就叫王氏，嫁给李某就叫李氏，但是我不知道，她们没有自己的名字。

夏姨和陈姨，都在我的生命中停留过。她们都在我高中寄宿的那个县城里。夏姨是县法院院长的夫人，慵懒而风韵犹存。陈姨是一个工程师，举止从容，她的丈夫是我的语文老师。同一个时代的三个同学，是什么改变了她们的命运？

我不知道母亲怎么看待爱情。陈姨说，你母亲本来可以嫁给一个局长。在陈姨的相册里，母亲两条粗大的辫子，眼神炯炯，不能说美丽，但是一个充满理想的少女。而我的父亲，比我母亲小三岁，仅上过小学，家徒四壁，还有一个精神分裂症的母亲。如果不是因为爱情，怎么会有父亲？

母亲从没说起过爱情。从她嫁给父亲，她似乎就掉进了一口深井。父亲不知是在哪年去了爷爷的城市，留下母亲和我们，还有那个疯癫的奶奶。那些年，我的记忆串起来就是这样一段场景：一个女人，带着三个孩子和一个疯了的婆婆，一边要教书，一边还要种地。

母亲在村小学教书，那种学校有三间教室五个年级，桌椅都是冰凉的长条石。到学校，要走几里弯曲的泥路。母亲说，生我之前，她就走在这条路上，突然肚子疼，就赶快回家，然后我就出世了。



在那里，我得到最初的教育，残缺的，却是有效的。可能是无法照顾太多的孩子，母亲在下半学期送我去乡小上学。没有学过上半年的课程，我却在入学考试中得了个双百，这使我当年破格进入了乡小，也使我在三年级时还分不清声母韵母。

曾经我只记得新收的花生甜甜的气息，后来我知道我该记住母亲挑着担的身影。白天教课，漆黑的夜里，一个女人，一锄一锄地挖出花生，再一担担颤颤地担回来，身旁是三个傻吃新花生的孩子。挖花生时，常会挖出一种虫子，那种肥肥的，透明的肉虫，家乡人管它叫老母虫。很多女人看到它时都会发出惊惧的尖叫，母亲难道不怕？

奶奶同我们住一个大屋，奶奶是间歇性癫狂，不发病的时候她安静地发呆，发病的时候，她用棒子在屋里噤噤地赶，嘴里喊着：出去，出去。母亲说我还在摇篮时，就差点被她捂死。我于是很怕奶奶。

母亲为了我们的安全，把奶奶的房间用竹篱隔开来。有次奶奶发病了，用菜刀在地上疯狂地砍，嘴里发出恐怖的声音。我从来不敢走过那道竹篱笆，而母亲，要一日三餐地送过去，还要时时清洗那些衣被。母亲难道没有一丝恐惧？

上完三年级，我到了父亲的城市。母亲是一个民办教师，如果转了公办，相当于有了铁饭碗。就在母亲将要转为公办教师时，父亲接母亲进城了，母亲没能永远做一个教师。如今，在她一遍遍告诫我独立时，她的心中，是否还些许遗憾？

城里的生活，其实有很多屈辱。我上初中的时候，母亲一直让我考中专或中师。那个年代，那个城市，考上中专中师就意味着有饭碗，意味着城市户口，意味着出头了。那时，子女的户口都随母亲，我们三兄妹，都背着农村户口生活在城市里。城市户口是母亲的一大心病，父亲努了很多力，但终于没有成功。

我并不知道这个东西的重要性，直到有一天，发生了这件



事。

同院有一个比我们小很多的男孩，一个天生的流氓，在他还没有上学的年纪，他的眼睛就时时出现在女厕所的门洞里，出现在女澡堂子的墙缝里。我在上厕所的时候看到那里有一只眼睛，于是我狠狠地踹开门，那个混蛋就倒在那里。有次和邻居的女孩在洗澡，忽然发现外面的影子，我和邻居迅速穿上衣服，把准备好的一堆石子扔出去，听着那个惨叫的声音，真是大快人心啊。

而就是这样一个让我们愤恨已久的小流氓，在一个夏天公然向我们挑衅，我去追打他时他摔倒了，我的手还没有触到他的背，他就摔倒了。于是，他那个妖里妖气的老妈带着他在院子里大骂起来，除去恶心的污言，那些骂词中最难听的莫过于：农婆子……

母亲很生气，母亲骂我时我很委屈，我觉得我没有错。后来隐约听母亲提到，这个女人，曾经想勾引父亲。她要骂的，其实是母亲。母亲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，她希望我考上中师，这样，我就不会是一个农婆子，母亲管它叫：蜕农皮。于是，我和哥哥先后蜕掉了农皮，母亲心中，是否有骄傲？

上大学时，远离了家。想家的时候，发觉想得更多的是母亲，我甚至觉得听她唠叨家长里短是一种幸福。那一年，母亲在一楼的铺子里摆了个小摊，卖些烟酒零食之类，生意非常好。父亲要上班，母亲一人料理着一切。母亲不会骑车，又舍不得两毛钱的公车费，于是母亲背了背篓，从两站地外的批发市场进回货，再一步一步走回来。

我能做的，也只是陪陪母亲。我陪母亲去市场，看她和一个个批发商一分一分抠价，看她走完全场再回头找价最低的摊位，这个过程很累，我也不耐烦，所以我不再去。这期间我开始做家务。想起来，那么多艰苦的岁月，母亲没让我做过一点



活，她只让我们读书。在家里，我从来没有扫过地。

夏天卖冷饮，母亲常常守到深夜，铺子里会有两桌麻将，一边搓麻将一边守摊。有时被他们惊醒，母亲在灯下记流水账。母亲的流水账上，收入越来越多，在这个全家一月只用开销一百块的小城里，母亲居然可以一月纯收入一千多。母亲的脸色重又有了光辉，她说话的声音都大了一点，这是母亲人生中很骄傲的一段。

从母亲进城那刻起，她就失去了收入。父亲是家里的生活来源，也是家里的霸君。我知道，父亲已经不爱母亲，爱对他们是个奢侈的词。他们经常争执，最后总是母亲忍气吞声，母亲这样做是害怕离婚。她不知道离婚后她该怎么生活。

有次吵得很厉害，起因是母亲偷偷翻了父亲的口袋，后来，父亲借题发挥地让母亲交出家里所有的钱。母亲没有收入，钱都是父亲的工资，可能是害怕父亲有一天真的离婚，母亲将一点一点省出的钱存在几个存折上，仔细地藏在我的房间里。这一天，母亲在我的房间里，我看着她，她从衣柜的各个角落里摸出一个个存折，她每摸出一个，父亲就冷冷地说：“还有。”她再摸出一个，父亲还说：“还有。”就这样，直到她再也找不出一个。

我为母亲感到屈辱，但我完全理解母亲，一个女人，没有收入，没有青春美貌，没有爱，没有一点安全感，她所做的一切只是想给自己留点保障，她从没有为自己多花一分钱。就算她自私地留了一点，那一点，也只是一个防线，一个心理的安慰。就算她用在自己身上，都是理所当然的，她应该的是不是？没有她，这个家，怎么可能有积蓄？

父亲一个人工作，每月三百多块的工资，养着全家三个孩子，还有两个在上大学。我上大学没有多余的钱，但也没有过苦日子，而这些，正是母亲一分钱掰成两分用的结果。



晚上父亲不让母亲在卧室睡觉，母亲躺在我的身边，她并没有哭泣，我看着母亲的背，这个母亲，当着女儿的面被夺去最后的尊严，她的内心，在承受什么？

我想让她在我怀里哭泣，我讨厌父亲，我想让母亲知道我疼她，抚着她的背，她只是说：老二，不要像我，要独立。

毕业后，我不喜欢工作，老公的收入还算丰厚。很多次，都跟母亲说想辞职，母亲以她作示范告诉我：男人是不可信的，一定要靠自己。无论如何，经济一定要独立。我觉得她很可笑，我不相信爱情会不永远，我也不觉得非得要独立。我固执地认为，她之所以至此，是因为她没有爱情。

父母的感情很不好。我经常看他们吵架，他们的争端，常常是我的弟弟。

弟弟是很不争气，很小就会骗人会偷窃。上幼儿园时他就拿出五块钱说是邻居叔叔给他的，后来父亲找那五块钱，我因为没有举报也挨了一顿揍。

其实弟弟是我们三人中最聪明的一个，多少年来我们都在惋惜他的聪明未用在正途；他也是我们三人中最好看的一个，很多女孩都不可理喻地靠近他；他还是我们三人中最能逗人开心的一个，来我家的同学都无一例外地喜欢他。他说谎的本事高超得无人能比，面不改色，滴水不漏。上他的当是家常便饭，也许那时亲昵的打闹，对他是一种怂恿。

弟弟后来的劣迹：离家出走、抢劫入狱、赌博吸毒……

弟弟是母亲精心照料的一个，相比之下，弟弟的童年应该甜蜜得多。弟弟从小就连骗带偷，自然挨的打最多。母亲替弟弟辩护时，父亲就开始骂她，说弟弟都是她没教好，都怪她太溺爱弟弟。

母亲从没为自己辩解，她不太敢同父亲争执，父亲气势汹汹以后，母亲会恨恨地对弟弟说，你给我争口气！



弟弟却始终没能为她争气。中学还没上完，他就离家出走了。在他出走三次，又偷走家里所有现金后，父亲宣布要与他脱离父子关系。从此，父亲解脱了大半，母亲，却背上更重的包袱。

大三时回家过年，母亲头上戴着自织的毛线帽子。我说丑死了，老太婆戴的，那时母亲48岁。掀开那个帽子，我惊异于母亲的白发，暑假返校前，母亲还有一头黑发。仅隔半年，那些白发像泡沫浮出水面，灰白的一层，雨云似的压在我胸口。我拿着那个帽子呆立着，不知所措地哭了起来。我才知道，真的会有一夜白发。

这半年，哥哥毕业在广西，我在天津上学，父亲被派到上海，母亲守着家和弟弟。而这时，弟弟偷了家里的钱四处流窜，窜到绵阳时，没有钱花，用一把火药枪抢了一个摊位，弟弟是主犯。

父亲说：“我不管，我早不认这个儿子了。”  
我不知情，我在大学里过着我天之骄子的生活。哥哥也不知情，他忙于感受他的第一份工作。善良的母亲，你独自承担了





一切，你想尽办法将弟弟转到本城的监狱，你一次次地给他送钱送物。现在一切都过去了，你在我的眼泪中说这全是命。你还说监狱里没有好饭菜，说弟弟在那里要挨打，说他瘦得皮包骨……你还是心疼他，可是母亲，你为什么心疼自己？我恨弟弟，父亲恨弟弟，你为什么还不恨？你为什么没有？

全家人都对他绝望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幻想？

若干年后，我才明白，这一切，仅仅因为你是母亲。